

.4657

生活与爱情

苏菲娅·罗兰的自述

Sophia, Living and Loving, Her Own Story
by A·E·Hotchner

根据美国班坦书店1979年第九版译出

生活与爱情

〔美〕A·E·霍契纳编
谢榕津 胡思旅 译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印张 8 $\frac{1}{2}$ 字数 163,000 插页 4
1983年2月北京第一版 1983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册
书号10228·027 定价0.80元

内 容 简 介

苏菲娅·罗兰是我国观众所熟悉的影片《卡桑德拉大桥》的女主角。这位意大利著名电影明星，自一九五〇年从影至今，已拍过六十余部影片。她以炉火纯青的高超表演，赢得了亿万观众的赞誉，曾荣获一九六一年度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然而，苏菲娅·罗兰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她从意大利波佐利城贫民区的一个贫苦女孩成长为今天的著名影星，其间经历了生活、爱情和事业上的各种波折，饱尝世态炎凉。本书是苏菲娅·罗兰对自己生活的回顾和自述，从中可以窥见西方生活中的虚伪、冷酷与堕落。

前 言

在罗马一家医院的这间狭小的病房里，我坐在父亲的床沿上，握着他那只冰凉的手，守护着临终的父亲。病房里还有四个人，也都凝视着父亲，眼睁睁地看着他缓慢而痛苦地离开人世。他们是：我的母亲，她被我父亲勾引后又被他遗弃了；我的妹妹，她因为我父亲拒不同意她袭用他的姓而感到极端的痛苦；一个叫吉赛普的青年，他是我父亲的合法儿子之一，他的妈妈虽然和我父亲是结发夫妻，此时却不在场；卡萝尔，一位纤小的金发德国女人，她在我父亲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

在他弥留之际，我在思索：尽管他对我们没有骨肉之情，尽管他拒我们的深情好意于千里之外，我的父亲终究还使这间病房里的一家人团聚到一起来了。他使我和这些陌生人在感情上融为一体。

我还想：他虽然在我生命的许多时刻，使我蒙受痛苦和羞辱，惨遭颠沛流离，而现在，在他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怜悯之心洗涤了我心中对他的一切积怨，一种油然而生的不可名状的爱怜之情渗入我们以往冰冷无情的关系中。

现在我对他只有怜悯和爱。

我很少见到他。在我为生存而痛苦地挣扎的时候，他多次拒绝帮助我；然而，不知为什么，他却成了我生命中的强有力的因素。现在回忆往事，我感到我的自传必须以他为开始，并以他作结束。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求我父亲的形象；我嫁的是我“父亲”，我和“父亲”一同拍摄我最优秀的影片，我力求博得我“父亲”的欢心，我坐在“父亲”的怀里，依偎着他。

然而，我一生中只见过他几次。一次是他到波佐利来看我，给我带来了一辆小的蓝色的儿童脚踏汽车。一次是在法庭上。一次是在他晚年，我到他家去看他。仅仅是那么有限的几次，时间又相隔甚久，然而他却牢牢地主宰了我的一生。

虽然我们之间发生过许多痛心的事情，但是在他即将离开人世之时，我仍然感到他一直是我的父亲。这也许只是一种错觉，一种死亡导致的错觉。也许在我为这本书而回顾我的一生时，在回忆往事、缅怀旧情时，我能够揭示出他的真实情况。

同时揭示出我自己的真实情况。



苏菲娅·罗兰和丈夫卡洛·庞蒂 (195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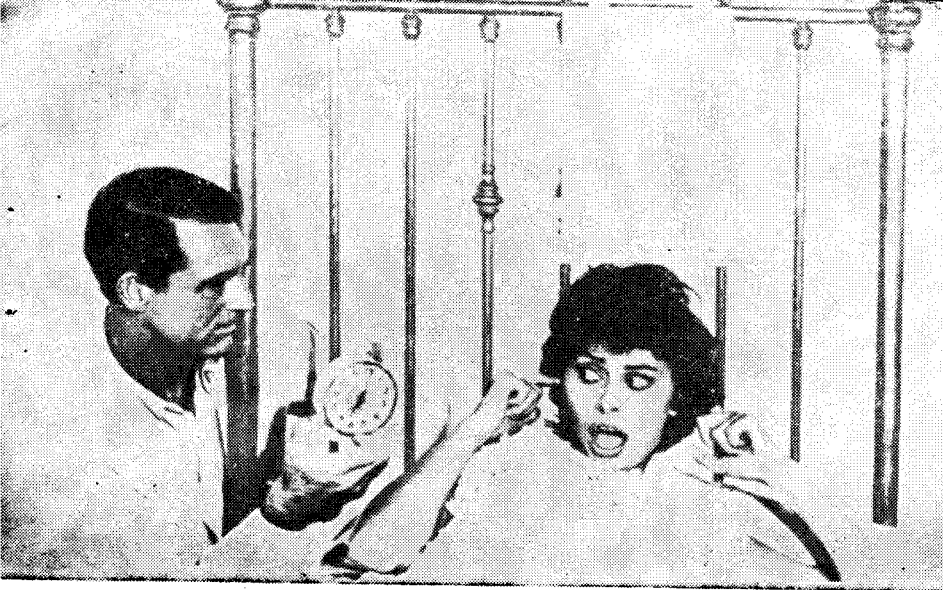
苏菲娅·罗兰主演的影片



拍摄《香港女伯爵》时，与卓别林在一起（1966年）



《河上的女人》
剧照（1954年）



《游艇》剧照（1958年）

《那种女人》剧照（1959年）





《黑兰花》剧照（1959年）

《骄傲与激情》剧照（1957年）



《穿粉红紧身
衣的捣蛋鬼》
剧照(1960年)



《钥匙》剧照 (1958年)



《富女》剧照 (1960年)





《再婚》剧照 (1961年)

《神父的妻子》剧照 (1970年)



《向日葵》剧照 (1969年)





《意大利式的婚姻》剧照（1964年）

《香港女伯爵》剧照（1966年）





《旅程》剧照（1973年）

一颗明星在乱世中诞生。

——查利·卓别林

第一章

我乘坐的飞机离开巴黎只有十分钟就碰上强气流。飞机猛烈地颤动，在进入正常飞行高度之前就没有止境地往下落。飞机的每一个衔接处都在扭曲着，发出吱吱嘎嘎的呻吟声。飞机又迎头碰上了一股气流，它颤抖了一下，就象失去控制的电梯一样，蓦地猛然下落。我害怕得尖声叫嚷起来。活动银幕从机舱顶部的隐蔽架子中猛然地被拉了出来，落到了地上。当这架卡拉维尔型飞机为了制止下落而向上飞时，活动银幕又缩回到机舱顶部，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怪声，就好象有一只巨手在袭击飞机的同时还在操纵银幕。

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着飞机的左边，把它猛烈地抛起来，又摇晃着它，飞机就象是汹涌澎湃的怒涛中的一片小木屑。我又失声惊叫起来。我面前的壁橱柜门被震开，一条条毛毯被喷射了出来。机舱过道那边一个妇女也在尖声呼叫，从我背后传来了一片惊慌的混乱嘈杂的声音。随着飞机的每一次猛烈震动，我都尖声叫嚷并把双手越来越紧地抓住座位的扶手。机组人员也束紧了安全带，和我们一样地紧抓扶手以求保命。

我是当天清晨离开我在巴黎的公寓的，打算乘一小时的飞机前往尼斯。卡洛^①已经到了尼斯。我的两个小儿子耽搁了我的动身时间，我对他们发了点小小的脾气。汽车在地下车库等着我，我从那里出发，因为前厅已经被摄影记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知道我要去戛纳参加电影节，已经在那里守候了两天了。其实，不论有无电影节，门厅里经常有记者守着。我多么渴望能躲过摄影机的长镜头，在什么地方过上几天闲散的日子。

我怎么会预料到，我的生命竟会在五月十九日，在巴黎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就这样结束在飞往尼斯的一小时航程上，结束在这架左摇右摆的、注定要坠毁的飞机里。飞机俯冲、旋转、摇晃，安全带几乎系不住我的身子了。电影活动银幕忽而出现，忽而又不见了。壁橱柜门每次震开就甩出几条毛毯。巴黎和尼斯之间的这段时间和距离似乎是永无止境。我的头脑既惊慌但又清醒。我呼喊，上帝！上帝！但是我没有祈祷。我已经不再用这种方式来笃信宗教。但是我试着用上帝的广大无边的精神力量来保护自己。过道那边的那个女人，正在神经质地哭泣着。我坐在第一排，除了疯狂般一隐一现的银幕和一开一关的柜门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在我的背后，我听到了嘈杂的喧哗声。

我想起了我的两个小儿子，想到了在我这样的惨死之

^① 卡洛指苏菲娅·罗兰的丈夫卡洛·庞蒂，他是西方的著名电影制片人。——译者

后，他们会怎么样；想到了十月怀胎的艰难和痛苦，以及为了虚荣而抛弃和他们的共同生活而再也见不到他们。因为我是为了我的影片被召去戛纳的。没有了我，他们的生活又会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卡洛又会怎么样呢？我过去的生活就象剪辑影片似的在我眼前一幕一幕地闪现出来：我的母亲，她以我的成就来实现她的生活理想；我的妹妹，我和她亲密无间、相互依靠。从忘却的记忆中闪现出的光荣的、痛苦的、愁闷的回忆，被飞机的猛烈的颠簸所打断。现在我已确信，死亡正在降临，因为飞机（就是在正常飞行时我也怕它）无法逃避接二连三的可怖的、毁灭性打击。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一次曾濒临死亡的边缘，那就是在拍摄《古城传奇》时我曾几乎窒息，可是那时我神志不清，它冲淡了我的恐惧。现在，我的恐惧没有被冲淡，它是真实的、尖锐的，也是不能忍受的。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恐惧是我生活中的常客：我惧怕没有东西吃；惧怕别的孩子在学校中嘲笑我，因为我是私生子；特别惧怕大轰炸机出现在我的上空向下扔致命的炸弹。我们总是试图在飞机投弹前跑进火车隧道中去躲藏。可是那些都是孩子的恐惧，而孩子的恐惧和成人的恐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卡洛紧紧地握住了我的胳膊，引导我走过了机场的停机坪。有人向我献了一束红玫瑰花。虽然我还未从这次灾难性的航行中恢复过来，但我还是向一大批集结在这儿的摄